

不同家庭成員眼中的父親角色

研究結果報告

第九屆家庭學術研究 暨 論壇 2023



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Business, Economic and
Public Policy Research Centre



明愛家庭服務
Caritas Family Service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Social Service - Hong Kong



研究團隊

李樹甘

徐永業

曾俊基

馮哲希

2023 年 10 月

鳴謝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與「維護家庭基金」由二零一三 / 一四年度共同建立的「家庭學術研究及論壇平台」正式邁進第九年，樹仁大學的獨立研究團隊於 2022 年至 2023 年間獨立進行「不同家庭成員眼中的父親角色」研究，並透過平台順利發表報告，研究團隊謹此致以衷心感謝。

感謝至今協助研究工作及論壇的七間合辦社福機構，包括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香港明愛家庭服務、和富社會企業、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及香港家庭福利會，讓研究能順利，並協助派發問卷、收集家庭的資料和反應。

特別鳴謝 維護家庭基金總幹事 - 溫南聲先生 多年來一直支持，不求回報的建立及維護這個平台，又對「香港爸爸角色」有極大的承擔，協助召集不同的機構及專業人仕參與是次論壇，讓研究得以順利及發表研究成果。

亦特別鳴謝 香港明愛家庭服務高級督導主任 - 余紀讓先生 及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助理總幹事 - 竺永洪先生，於論壇平台提出的建議及付出，讓社區家庭更容易在研究結果中得益。

在此再次衷心感謝上述三位多年來的支持與付出。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
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李樹甘 謹啓

目錄

摘要.....	3
1. 引言.....	5
2. 研究方法.....	6
3. 研究設計.....	7
4. 父親參與教養範疇評分.....	10
5. 期望與評價比較.....	12
a) 主要 4 種教養範疇	12
b) 期望差距	13
6. 父親參與教養的限制.....	16
7. 結論.....	19
8. 參考資料.....	20

不同家庭成員眼中的父親角色研究

- i.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二零二三年五月至七月期間，於與「維護家庭基金」共同建立的「家庭學術研究及論壇平台」上，獨立進行一項名為「不同家庭成員眼中的父親角色」的研究。是次研究以量性研究的問卷調查形式收集數據，成功收集 891 份有效問卷。
- ii. 研究結果顯示，父親對「管教」、「鼓勵」、「支持」、「照顧」四個教養範疇的自我評價，均較其他家庭角色高；母親和子女的評價相對接近，專業人士對父親的評價則為最低。
- iii. 在期望差距方面，父親對四個參與教養範疇表現的期望，均高於實際自我評價，而子女對父親參與教養範疇的期望，則是所有家庭角色中最低。惟他特別提到在經濟支持方面，例如滿足孩子基本物質與需要、承擔為孩子提供經濟支持的責任上，母親對父親的評價高於期望。
- iv. 在父親參與教養所受的三項限制方面，所有家庭成員都指出「工作繁忙，沒有時間」和「不太清楚自己可以為孩子做甚麼」為兩大主要因素。其他限制包括，父親和母親均認為「侍產假不足夠」、子女認為「和太太的夫婦溝通並不理想」、專業人士認為「不懂如何教養孩子」。
- v. 疫情為家庭生活和關係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對父親教養能力的表現和信心產生負面影響；加上工時過長和教養知識不足，都限制了父親與子女建立親密關係，故子女普遍對父親關懷與陪伴能力不抱太大期望。

vi. 社會應提供資源、政策和培訓支援父親，提高父親的教養知識和技巧。

安排靈活的工作政策，如侍產假、彈性工時和遠程工作選項，使父親更容易平衡工作和家庭責任，有助鞏固家庭關係。

1. 引言

一直以來香港社會都鼓勵父母親一起參與教養子女的責任，在 2015 年期間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亦曾對「父親參與教養模式」作出研究，並於研究得出其一結果為「香港父親在教養上仍是擔任家庭中的支持者、鼓勵者的角色，母親則是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和管教者，維持傳統的角色分工」。經過八年及疫情間的進展，香港父親的角色及不同家庭成員對父親的評價會以怎樣的型式轉變，將會是本次研究方向之一。

是次研究旨在深入探討不同家庭成員對於父親參與教養的評價、探究他們認為影響父親參與教養的各項因素，以及了解各方對父親角色的整體期望。

2.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將跟從 2015 年父親參與教養模式研究的方向，了解受訪父親在父職之中對自己在過去 12 個月之內，有關支持(Support & Organization)、照顧(Care)、鼓勵(Encouragement)，以及管教(Discipline) 四個範疇的個人表現評估。

問卷內容源用 2015 年的研究問卷模式，使用現有的父親參與教養問卷(中文版)(Yin, Li, Yang, & Su, 2012)，而該問卷是以 The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 (Hawkins et al., 2002)為基礎，在中國進行驗證分析。而在問卷的後續參考 Leung, J. T., & Shek, D. T. (2014) 及 Harkness, S., & Super, C. M. (1992) 以相同的方式向子女及專業人士發出問卷，來作更多面向的研究分析。並以 2015 年研究數據與 2023 年得出的研究數據作對比，用以分析這八年父親的自我評價及母親對父親的評價走向。

參考林惠雅 (Lin, H.-Y. 1994)對父母教養行為研究，套用在對父親的研究上，配合其他家庭成員及專業人士角度，分析父親角色的期望與評價，並以差距分析，得出的結果可用來向家庭提供建議及向社會各方關注父親角色的部門提供參考與改良建議。

3. 研究設計

研究團隊於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8 日期間進行問卷收集。最終，研究成功回收了 891 份有效問卷。在受訪者的背景分佈上，樣本涵蓋了 226 名父親、330 名母親、193 名子女以及 142 名專業人士，確保了多角度的數據來源。

圖 3.1：受訪者背景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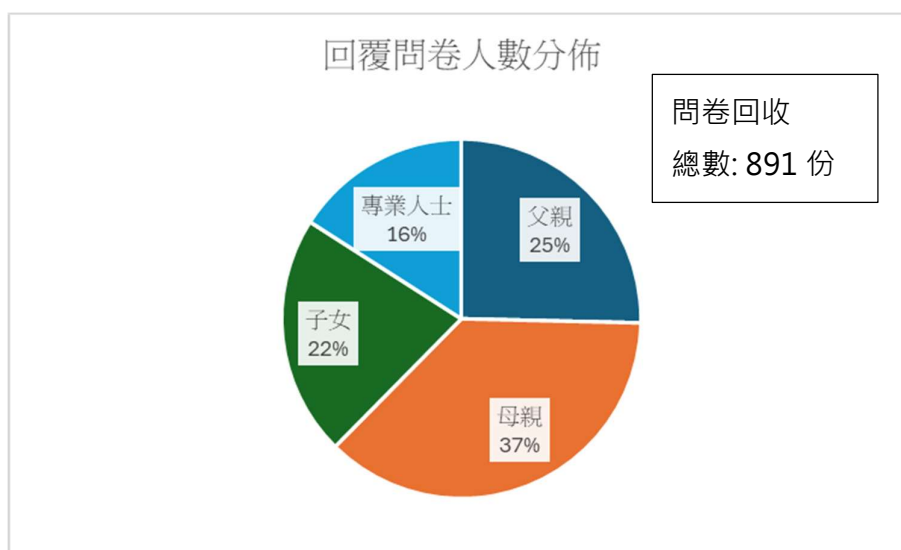


圖 3.2：受訪者年齡分佈 – 父親

受訪者背景資料 – 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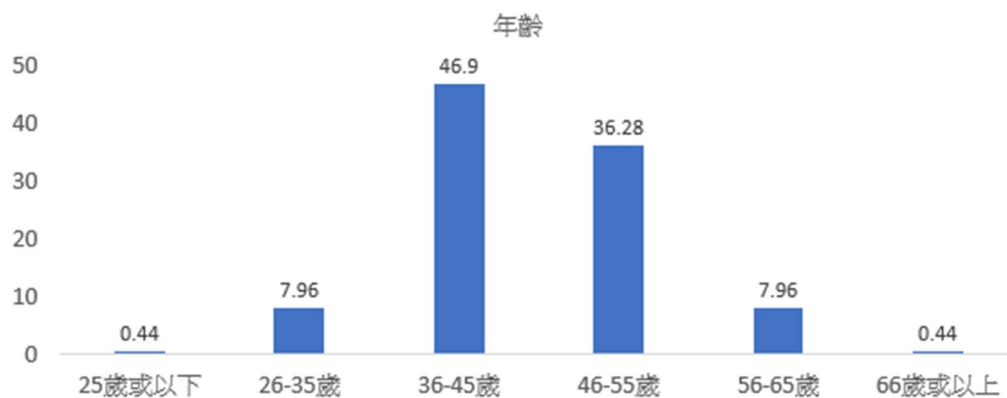


圖 3.3：受訪者年齡分佈－母親

受訪者背景資料－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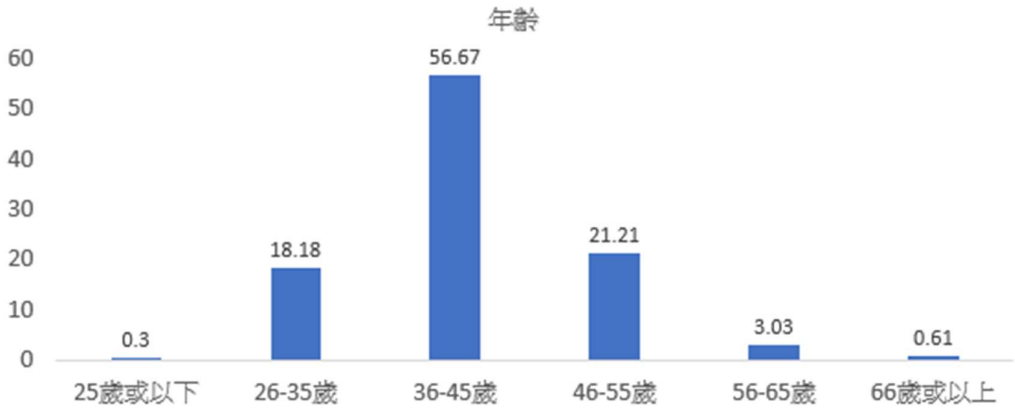


圖 3.4：受訪者年齡分佈－子女

受訪者背景資料－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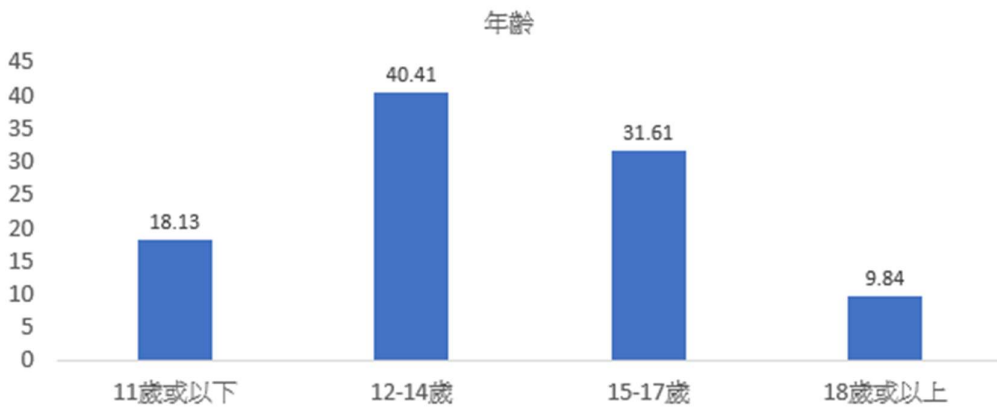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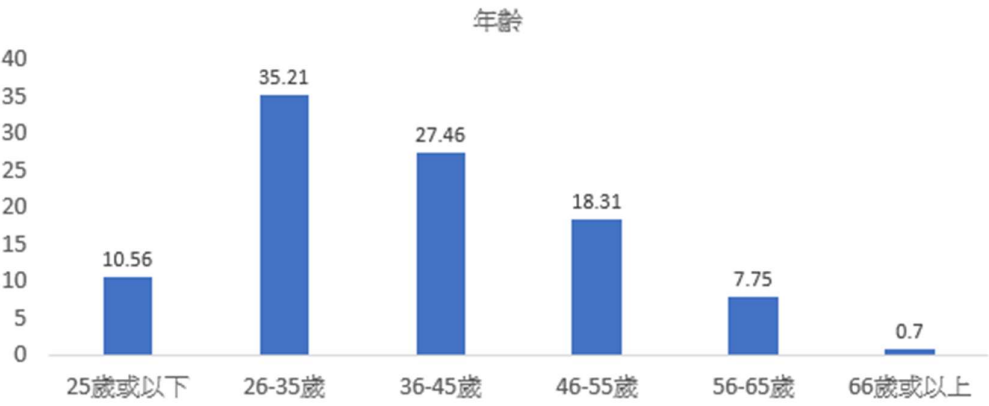


圖 3.5：受訪者年齡分佈－專業人士

受訪者背景資料－專業人士



4. 父親參與教養範疇評分

在 2023 年的研究中，父親在四個教養範疇中的自我評價普遍高於其他角色（母親、子女與專業人士）對其所給予的評分。相較之下，專業人士對父親的評價在各項指標中均為最低，顯示出專業視角與家庭內部感受之間存在一定的落差。

表 4.1：評分(所有角色)

	2015		2023			
	父親	母親	父親	母親	子女	專業人士
管教	4.86	4.94	4.58	4.26	4.55	4.05
鼓勵	5.47	5.46	5.26	4.86	4.85	4.46
支持	5.55	5.53	5.29	4.97	4.99	4.53
照顧	5.16	5.21	5.08	4.58	4.52	4.17

若細究不同角色的評分接近程度，可以發現母親與子女對父親的評價整體而言相對接近；然而，在「管教」範疇中出現了有趣的偏差——子女對父親管教表現的評價（4.55）明顯高於母親的評價（4.26），且子女的評分與父親的自我評價（4.58）更為接近。這反映出在孩子的認知中，父親在管教上的參與感與父親自身的認知較為一致。

此外，各個角色在評分排序上呈現高度共識。除了子女外，其餘角色對父親參與程度的評價順序由高至低皆為：支持、鼓勵、照顧、管教。這說明了父親在情感面的「支持與鼓勵」被視為參與度最高的部分，而實質的「管教」則是被認為參與最少的環節。

將 2023 年與 2015 年的數據進行縱向對比，研究結果揭示了整體參與感下降的趨勢。在 2023 年，不論是父親的自我評分還是母親的評分，在各個教養範疇中都明顯低於 2015 年的評分。這可能反映出近十年來社會對教養要求的提升，或是家長在現實環境中感受到更大的參與壓力。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在於父母評價的一致性。回顧 2015 年，父親的自我評價與母親對其的評價非常接近，顯示當時雙方對父親角色的參與程度有高度

共識。然而到了 2023 年，兩者的認知開始出現落差，父親的自我評價開始高於母親的評價。

註：2015 年的研究是以同一家庭配對作為樣本，而 2023 年並非採用配對樣本，這在詮釋數據時應考量到樣本結構差異對認知偏差產生的潛在影響。

5. 期望與評價比較

a) 主要四種教養範疇

綜觀整體數據，教養環境中存在著普遍的「期望未達標」現象。在父親、母親以及專業人士這三個角色中，對於「管教」、「鼓勵」、「支持」與「照顧」四個範疇的期望分數（數值多介於 5.07 至 5.63 之間），均一致性地高於其給出的實際評價。這種期望差距為正值的現象，反映出家長與專家對教養品質抱持著精益求精的態度。

表 5.1：期望與評價比較

評價：1非常差 – 7非常好 期望：1非常不期望 – 7非常期望	父親		母親		子女		專業人士	
	評價	期望	評價	期望	評價	期望	評價	期望
管教	4.58	5.18	4.26	5.07	4.55	4.15	4.05	5.13
鼓勵	5.26	5.58	4.86	5.30	4.85	4.59	4.46	5.34
支持	5.29	5.63	4.97	5.37	4.99	4.74	4.53	5.31
照顧	5.08	5.56	4.58	5.38	4.52	4.54	4.17	5.30

以父親為例，其對「支持」的期望高達 5.63，但實際評價僅為 5.29；而專業人士的觀察更為嚴苛，在所有範疇中的評價均處於較低水平，如「管教」範疇僅給出 4.05 的評價，與其 5.13 的期望值存在顯著鴻溝。這顯示成年人普遍認為現狀仍有相當程度的進步空間。

然而，子女的視角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數據特徵。研究顯示，子女對這四個教養範疇的期望值（介於 4.15 至 4.74 之間），在所有角色中均處於最低水平。相較於家長普遍超過 5.0 的高期望，子女對教養的需求門檻明顯較低。

最值得關注的發現在於，在「管教」、「鼓勵」與「支持」這三個核心範疇上，子女給予的實際評價分別為 4.55、4.85 與 4.99，均高於他們內心的期望值（4.15、4.59 與 4.74）。這種期望差距呈現負值的現象，暗示在子女眼中，家長的實際表現已「超額完成」了他們的預期。

這種數據上的對比勾勒出一種微妙的家庭動態：當成年人（家長與專業人士）正為了追求卓越而感到「做得不夠」時，子女卻因為本身的預期門檻較低，反而對現有的教養投入感到相對滿足。

這種認知上的分歧反映出家庭溝通中的一個核心現象：家長或許付出了比子女需求更多的關懷與支持，而子女對教養環境的評價與成年人的自我要求之間，存在著一道顯著的心理鴻溝。父親角色也許會因此而對自身加緒過多的壓力，亦應對了 2015 年的研究中的其中一個結果，丈夫若沒有信心，對家庭崗位的參與性會越下降。丈夫參與性越低，會覺得妻子評價自己的表現越差，自信心越下降，參與父親的角色越退後.....造成惡性循環。

b) 期望差距

透過 t 檢定分析，在整體的正期望差距表現上，專業人士展現了最顯著的落差，其次是母親，最後則是父親，這反映出專業人士對於理想教養模式持有最高標準的期待，而現場評價與此期待仍有較大的距離。

從教養範疇的細分數據來看，專業人士與母親在期望差距的排序上呈現高度的一致性。兩者皆認為「管教」範疇的落差最為顯著，其次是「照顧」，接著才是「鼓勵」與「支持」。具體數據支持了這一點，例如在專業人士的評分中，關於「跟孩子進行性教育相關的教導」與「留意自己與太太的相處和溝通模式，成為孩子的榜樣」等項目，期望差距分別高達 1.83 與 1.94，顯示在專業視角下，這些領域的實際執行情況遠未達到預期。母親在「管教」範疇 (0.81) 與「照顧」範疇 (0.8) 的差距亦明顯高於其他範疇，特別是在「給予孩子母親鼓勵和情感的支持」(1.05) 以及「給年幼孩子講故事或與年長孩子談時事」(1.07) 等具體題目上，母親感受到的期待落差尤為強烈。

相較之下，父親對教養範疇的期望差距排序則略有不同，依序為「管教」、「照顧」、「支持」最後才是「鼓勵」。雖然父親在「管教」範疇仍有 0.6 的正差距，但在「承擔為孩子提供經濟支持的責任」一項，數據顯示父親的差距僅為 0.06，趨近於期待平衡。有趣的是，在有關經濟支持的特定題目中，母親對父親的評價反而高於其原本的期望，呈現出 -0.4 的負值落差，這說明在物質與經濟供給方面，父親的實際付出得到了配偶超乎預期的肯定。

進一步分析子女的觀點，可以發現其期望差距的排序為「管教」、「鼓勵」及「支持」。最值得關注的研究發現是，子女在許多教養範疇中對父親的評價普遍高於其期望值，導致多項數據呈現負值。在 38 個細分題目中，有不少關於管教、鼓勵與支持的項目，子女對父親的評分皆優於預期。例如在「管教孩子」(-0.69)、「給孩子的行為制定規範」(-0.63) 以及「教育孩子要

遵守學校規則」(-0.56) 等項目上，子女展現了對父親管教成效的高度認同。這種「評價高於期望」的現象在子女群體中相當普遍，像是「鼓勵孩子收拾自己的物品」(-0.47) 或「鼓勵孩子將來考大學」(-0.4) 等，均反映出子女在主觀感受上，認為父親在這些教養層面的表現比他們想像中更好。

表 5.2：教養範疇與細分題目

期望差距 (期望 - 評價)	父親	母親	子女	專業人士
管教	0.6*	0.81*	-0.4*	1.08*
鼓勵	0.32*	0.44*	-0.26*	0.88*
支持	0.34*	0.4*	-0.25*	0.78*
照顧	0.48*	0.8*	0.02	1.13*
1. 管教孩子	0.73*	0.63*	-0.69*	1.19*
2. 鼓勵孩子收拾自己的物品	0.72*	0.83*	-0.47*	1.04*
3. 給孩子的行為制定規範	0.5*	0.8*	-0.63*	1.14*
4. 鼓勵孩子在學校努力做一個好學生	0.35*	0.45*	-0.47*	0.83*
5. 鼓勵孩子完成每天功課	0.46*	0.55*	-0.41*	0.84*
6. 教育孩子要遵守學校規則	0.31*	0.33*	-0.56*	0.64*
7. 給予孩子母親鼓勵和情感的支持	0.61*	1.05*	0.13	1.48*
8. 讓孩子知道他母親的重要性	0.35*	0.45*	-0.34*	1.18*
9. 和孩子母親一起養育孩子	0.26*	0.4*	-0.37*	1.22*
10. 滿足孩子基本的物質需要	0.06	-0.33*	-0.43*	0.08
11. 承擔為孩子提供經濟支持的責任	0.06	-0.4*	-0.4*	0.1
12. 跟孩子做朋友	0.43*	0.45*	0.14	0.93*
13. 在孩子想要交談時，能抽出時間與他交談	0.53*	0.82*	0.12	1.29*
14. 抽時間陪孩子做他想做的事情	0.61*	0.77*	0.05	1.32*
15. 因孩子做得好或做得正確而給予表揚	0.32*	0.47*	0.06	1.13*
16. 因孩子表現優異而表揚他	0.16*	0.37*	0.08	0.94*
17. 告訴孩子我愛他	0.4*	0.85*	0.09	1.67*
18. 鼓勵孩子發展自己的才能	0.48*	0.61*	0.03	1.14*
19. 鼓勵孩子將來考大學	0.42*	0.47*	-0.4*	0.13
20. 規劃孩子的未來	0.54*	0.82*	-0.15	0.92*
21. 鼓勵孩子多閱讀	0.5*	0.95*	-0.19	0.9*

22. 給年幼孩子講故事或與年長孩子談時事	0.51*	1.07*	0.04	1.3*
23. 協助孩子完成每天功課	0.41*	0.97*	0.16	0.94*
24. 和孩子一同參與活動	0.45*	0.75*	0.2	1.18*
25. 照顧孩子的日常生活	0.35*	0.7*	-0.28*	0.92*
26. 清楚孩子需要參加的每項活動	0.5*	1.04*	-0.01	1.27*
27. 跟孩子進行性教育相關的教導	0.83*	1.34*	0.03	1.83*
28. 留意自己與太太的相處和溝通模式， 成為孩子的榜樣	0.75*	1.18*	0.34*	1.94*
29. 留意孩子的身心健康情況	0.57*	0.84*	0.11	1.54*
30. 與孩子分享及傳授成長和生活所需技能	0.56*	0.83*	-0.14	0.99*
31. 知道孩子常和誰一起玩、做甚麼	0.6*	0.91*	-0.09	1.19*
32. 聆聽孩子的觀點、想法和感受	0.63*	0.99*	0.14	1.66*
33. 用身體語言來表達愛和接納	0.43*	0.91*	-0.1	1.56*
34. 教孩子為自己所做的事負責	0.45*	0.67*	-0.32*	0.91*
35. 不會施以體罰作為管教方式	0.22*	0.08	-0.3*	1.18*
36. 關心孩子看甚麼網上和電視資訊	0.41*	0.74*	-0.23	1.06*
37. 接納和展現自己身體形象的自信， 給孩子以身作則	0.47*	0.73*	-0.13	1.31*
38. 教導孩子如何保護自己身體	0.44*	0.67*	-0.22	1.22*

* 經成對樣本 t 檢定於 5%上有顯著差異

綜觀全體數據，勾勒出不同持份者對教養現況的認知分歧。專業人士與母親傾向於看見「不足」與「待改進」的空間，尤其是在深層的情感教育與行為引導上；而子女則在管教與支持的互動中，給予了父親超乎預期的正面評價。這一發現為理解父親教養角色提供了重要洞見，顯示不同成員對父親參與的期望差距主要集中在專業人士及母親，而子女的正面評價或可作為推動父親進一步提升教養投入的正面動力。

6. 父親參與教養的限制

根據問卷報告所得的分析，父親參與教養的限制呈現出清晰的模式與共識。一般而言，專業人士對於各種父親參與教養限制的評分普遍較高，而父親、母親及子女的評分則較為接近，顯示出不同角色在感知上的細微差異。而更重要的是，四個不同角色——父親、母親、子女與專業人士——均一致認同「工作繁忙，沒有時間」以及「不太清楚自己可以為孩子做甚麼」這兩項因素，是阻礙父親參與教養的核心限制。這一結論獲得後續量化數據的支持。

在排除「不清楚」或「不適用」回應後，以 1 分代表沒有限制、5 分代表十分大限制的量表進行評估，針對「工作繁忙，沒有時間」這一共通限制，父親的平均評分為 3.16、母親為 3.13、子女為 2.79，而專業人士則給出最高的 4.06 分，凸顯專業人士對此障礙的更強烈認知。同樣地，「不太清楚自己可以為孩子做甚麼」的平均評分分別為父親 2.5、母親 2.67、子女 2.6，以及專業人士 3.53，進一步證實了各群體在這兩大限制上的高度共識，同時也反映出專業人士的評價整體高於其他三個角色。

除了這兩項共同認知的限制外，各群體在其前三大限制中各自也突出了特定面向。從父母雙方的觀點來看，制度面的支援不足是主要痛點。父親與母親皆將「待產假不足夠」列為前三大限制之一，對此的平均評分為父親 2.66、母親 2.6、子女 2.27，以及專業人士 2.98。這顯示出在孩子成長的初始階段，若缺乏法律與政策的強制性保障，父親很難在家庭與職場間取得平衡。

表 6.1：父親 Top3 限制

1分為沒有限制－5分為十分大限制 (已排除「不清楚／不適用」)	父親	母親	子女	專業人士
1. 工作繁忙，沒有時間	3.16	3.13	2.79	4.06
8. 待產假不足夠	2.66	2.6	2.27	2.98
2. 不太清楚自己可以為孩子做甚麼	2.5	2.67	2.6	3.53

表 6.2：母親 Top3 限制

1分為沒有限制-5分為十分大限制 (已排除「不清楚／不適用」)	父親	母親	子女	專業人士
1. 工作繁忙，沒有時間	3.16	3.13	2.79	4.06
2. 不太清楚自己可以為孩子做甚麼	2.5	2.67	2.6	3.53
8. 侍產假不足夠	2.66	2.6	2.27	2.98

子女則特別指出「和太太的夫婦溝通並不理想」為第三大限制，從子女的視角觀察，家庭氛圍與溝通品質是他們更在意的限制。其評分分別為父親 2.32、母親 2.49、子女 2.46，以及專業人士 3.48。值得注意的是，專業人士對此項的評分也很高，達到了 **3.48** 分，暗示了健康的夫妻關係是父職參與的基石。

表 6.3：子女 Top3 限制

1分沒有限制-5分十分大限制 (已排除「不清楚／不適用」)	父親	母親	子女	專業人士
1. 工作繁忙，沒有時間	3.16	3.13	2.79	4.06
2. 不太清楚自己可以為孩子做甚麼	2.5	2.67	2.6	3.53
21. 和太太的夫婦溝通並不理想	2.32	2.49	2.46	3.48

至於專業人士特別強調了技能層面的缺失，他們認為「不懂如何教養孩子」是第三項關鍵限制，對應評分為父親 2.33、母親 2.58、子女 2.45，以及專業人士自身 3.49。

表 6.2：專業人士 Top3 限制

1分沒有限制-5分十分大限制 (已排除「不清楚／不適用」)	父親	母親	子女	專業人士
1. 工作繁忙，沒有時間	3.16	3.13	2.79	4.06
2. 不太清楚自己可以為孩子做甚麼	2.5	2.67	2.6	3.53
6. 不懂如何教養孩子	2.33	2.58	2.45	3.49

7. 結論

研究的結果顯示，由 15 年至今的父親對父職的認知和實踐程度都有所提高。然而在個人因素和外在環境的壓力下，仍有不少有障礙有待跨越。其中，過去三年的疫情為家庭生活和關係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或許對家長尤其父親教養能力的表現和信心產生負面的影響，令父親參與教養整體評分下降。除此之外，拘於工作時間過長和教養知識不足，父親在與子女建立親密關係上仍受到一定程度的掣肘，子女普遍對父親關懷與陪伴能力並不抱有太大的期望。

面對這些挑戰，社會應該採取一系列措施，提供資源、政策和培訓支援每位父親。不同的培訓課程能提高父親的教養知識和技巧。靈活的工作政策，例如侍產假、彈性工時和遠程工作選項，亦可使父親更容易平衡工作和家庭責任。這些舉措將有助於鞏固家庭關係，從而建立更幸福的公民社會。

8. 參考資料

- Chao, R. K. (1994).**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65(4), 1111–1119.
- Harkness, S., & Super, C. M. (1992).** Parental ethnotheories in action. In I. E. Sigel, A. V. McGillicuddy-De Lisi, & J. J. Goodnow (Eds.), *Parental belief systems: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for children* (pp. 373–391).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Hawkin, A. J., Bradford, K. P., Palkovitz, R., Christiansen, S. L., Day, R. D., & Call, V. R. A. (2002)** The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 A pilot study of a new measure of father involvement.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10(2), 183-196.
- Hernandez, D. C., & Coley, R. L. (2007).** Measuring Father Involvement Within Low-Income Families: Who is a Reliable and Valid Reporter? *Parenting*, 7(1), 69–97.
<https://doi.org/10.1080/15295190709336777>
- Lau, E. Y. H. (2021).** A mixed-methods study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in Hong Kong: Comparisons between fathers' and mothers' practice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child outcomes.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91(5), 724–738.
- Leung, J. T., & Shek, D. T. (2011).** Parent–adolescent discrepancies in perceived paren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0(8), 1015–1028.
- Li, X., & Lamb, M. E. (2015).** Fathering in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s and transitions. In J. L. Roopnarine (Ed.), *Fathers in cultural context* (pp. 116–138). Routledge.

Lin, H.-Y. (1998). 母親教養努力程度與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A study on mother's parenting effort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 43(1), 17–33.

Sarkadi, A., Kristiansson, R., Oberklaid, F., & Bremberg, S. (2008). Fathers' involvement and children's developmental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Acta Paediatr*, 97(2), 153–158.

Shek, D. T. L. (1999). Paren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a Chinese context.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5(1), 27.

Wang Q, Pomerantz EM, Chen H. (2007). The role of parents' control in early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hild Dev.* 78(5), 1592-610.

Yin, X. Y., Li, Z. H., Tang, X. H. & Su, L. Y. (2012)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26(7), 557-560.